

◇浮生偶记

好事多“馍”

[上海]赵雅倩

女儿出嫁时,我准备了二十八花馍。

家乡这边有嫁女儿送花馍的传统,女儿结婚时多少岁,花馍就要预备多少个。这可让我发了愁——做馒头倒不是难事,但添上花样就大不容易了。人到中年,一面对棘手问题,还是会忍不住想,要是母亲在就好了。

从前母亲在时,逢年过节就会做花馍。母亲的手很巧,仅凭几样简单工具,就把十二生肖捏得惟妙惟肖,还会做枣花、刺猬等造型。用剪刀给小刺猬修出尖尖的刺,用梳齿按压出小公鸡身上细密的羽毛,用一粒粒饱满的红豆装点小老虎的眼睛。花馍里裹的是红枣、豆沙调成的内馅,皮薄馅厚,十分考验功力。捏好的花馍上蒸锅,出锅时麦香扑鼻。母亲手持长筷,将花馍从笼布上挑起,再一一放进竹篮。

母亲总念叨,花馍要做得好看,摆出来就得留到过年结束。最精致的那一个,年年都摆放在父亲的供桌上,要是孙子孙女提前偷吃了精巧的花馍,她难免会数落几句。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我离婚了。和女儿单独过的第一个除夕夜,我试着做了一锅花馍。按照短视频教程,我捏了几只小猪——那也是我的属相。小猪模样憨态可掬,可惜蒸馍时锅盖没盖严实,出锅后个个像漏气的皮球,跟视频里圆鼓饱满的“卖家秀”差距实在不小。女儿凑过来安慰道:“这不挺好的吗?小猪花馍独一无二,只有咱们家有。”

距离女儿的婚礼越来越近,花馍还没有定下来。亲戚说,附近市场就有商户专门做手工花馍,品种不少。我最终选择了两种——苹果,愿的是平平安安;石榴,盼的是丰收幸福。其实寓意都是人定的,店老板极力强调石榴的多子多福之意。只是,我希望女儿的幸福不单寄托于子女,更要好好爱自己。

站在局促的馒头店里,我跟着老板现学现做。苹果花馍用南瓜汁调成鹅黄,石榴花馍加入火龙果汁增色,蒂上还点缀着菠菜汁染的绿叶。一道道工序下来,既还原了水果的新鲜色泽,又添了几分纯手工的安心。我把小小花馍用保鲜膜包好,又一个个摆放在铺着红绸的喜盒里。每摆放一个,女儿从小到大的模样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花馍小小,情谊满满。人生中的美好时刻,幸有花馍替我记得。

◇浮光掠影

自制羽绒被

[溧阳]涂俊明

我们盖上了一床自制充填的羽绒被,软软的,轻轻的,一家人成就感满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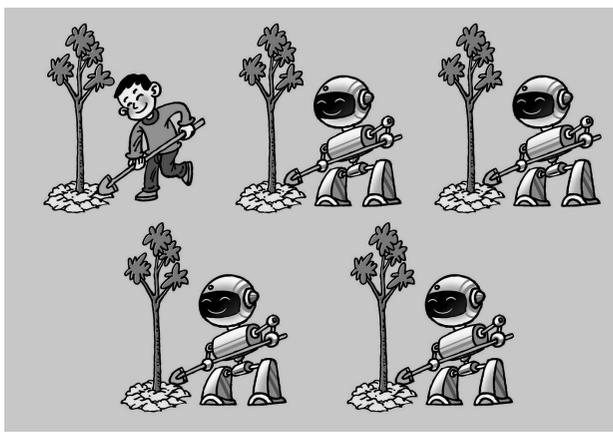
入秋不久,隔三差五有寒流袭来。老伴与我商量,原本打算再添置一床羽绒被过冬,前段日子听人说“自制充填”羽绒被,效果妙着呢!于是咱就在家翻箱倒柜,将一件件老旧羽绒服找出来,窗外摊晒几天,作为自制充填羽绒被的“芯料”。羽绒充足,咱说干就干。内侄女儿帮助我们网购了羽绒被套芯壳、一对粗细搭配的PVC充填管,还有指导自制充填的工艺说明书。

年轻时就有一身“裁缝”技艺的老伴手脚麻溜,捧着这页自制羽绒被工艺流程研读了几遍,便对程序与技术要点心领神会。窗台走廊上,她先拆开剪开一件件旧羽绒服,用大盆盛装“出壳”后的蓬松羽绒,剔除旧羽绒,清洗脱水,使羽绒微湿,便于取绒且减少飞散。

“别光顾着看热闹,过来带把手哦!”她招呼着,通过一粗一细两根PVC充填管向“被胆”空格里充羽绒,每一方形格档被充填进羽绒,一共40多个,轮番多次的拆、洗、凉、充,就有了“饱鼓囊囊”的块状被形,格子被呈现在眼前,然后摊挂到衣架上,干爽后一条新崭新的羽绒被就成了。

多少年来,那些七七八八的旧羽绒服堆放着占衣柜,丢了又舍不得。这次让它们“化整为零”,重新组合,旧物获新生,简直“物超其所值”。

“拆除旧羽绒服衬布的晨光,羽绒就会轻轻地起飘出来,取出羽绒团后入水浸泡去污保持湿润,既能避免羽绒毛絮飞扬,也能防止呛入口腔鼻孔,一定要注意戴上口罩防控羽毛飞绒,保护好呼吸道健康很重要哦!”晒台上,我家老伴向邻居姆姆解说明经验时,又加上这道温情提示。



《智能为人》 北京 朱丞

◇尘世写真

给儿子“打工”

[盐城]陈伍军

儿子弄了个小厂,三十多号人,名头倒是不小:“盐城市XX科技有限公司”。

我说就一小作坊,你整这么高大上,牛皮吹得脸不红心不跳。他道:老爸你落伍了,我们厂子虽小,做的产品可不小,比如光伏电站的储能线、新能源汽车的线束。你说,咱这厂是不是个科技企业?

论嘴上功夫,他相当于围棋九段,而我只能算业余一级。说是指定说不过他,但咱有一身力气,不要嘴皮子干实事。

元旦后,订单大增,每晚都加班,就这还赶不上出货。儿子就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,要我给他帮忙。他说来嘛,不白用人,开工资嘛。我打趣他道:你说个数,我干着心里踏实。其实,我怎会要他的钱,不愁吃不愁穿的,生病他管看、老了他管养,用不掉的最后还是给他,这“替驴争口袋”的傻事,我才不干呢。儿子笑道:不但有钱,来了还给官当。当官?这高一脚低一脚的,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。

“科技公司”设在工业园二楼,空气流通、视野开阔,临窗能看到国道边急驰而过的车,以及园区那块高大的招牌。这地方选得好,我点头赞许。

在车间,他拍了拍手叫大伙暂停,然后“隆重”介绍我与他的关系。不知是谁领头叫董事长好,跟着都大笑附和。他也笑了,说,你看这官不就当上了,比我还大呢。然后指着工作台上的各式机器,要我以后都要学会使用。我一听就急眼了,赶鸭子上架,你不会让“董事长”干这个吧?他笑而不答,我就摸不着绳头,不知他说得是真是假。我六十二岁,已届法定退休年龄,他这是让我从头再来,开启二次打工模式呢。

干了几天,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下来,他叫我来就是跑腿打杂,给这个上几捆线、给那个搬一箱端子,再没事就打扫卫生,那些机器压根就没想过让我碰。臭小子,我又被他耍了一回。

一直在外打工,我对机械不陌生,时间长了,看他们忙碌的样子,竟生出想上手的念头,我就对儿子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他取笑道,这是你自己要求的,我可没赶鸭子上架哟。又说,干这些活眼神要好,车间里都是年轻人。我说,视力这块你甭担心,1.5不敢包,1.45保证足斤足两。他还是不让我干,怕传出去叫人笑话,说有剥削老年人之嫌。我急了:那你叫我来干吗,当保洁?拗不过我,他就让我打端子,以为我能知难而退。但他不了解我,当年学驾照,人人都说科目一难过,我小学没毕业,理论竟考了98分。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有一股子干劲,把心叮上去,事都能办成。

做不了几天,我就熟练掌握,速度一点也不比小年轻慢。我还要尝试其它工序,力争把自己打成一个全能型的“人才”。他们都夸我,说董事长灵巧。我笑道,你们见过干活的董事长吗?我就是儿子的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

和他在办公室闲聊。他说,老爸你别看这厂子小,一年上交利税几十万,又安排了三十几个人就业,省了苏南苏北的两头跑,他们可开心了。我说,还有一条你忘了说,我现在给你“打工”是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。他就难为情地笑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心灵点击

读书的日子

[南京]刘月雄

新办了金陵图书馆的电子证,在“借阅历史”里无意翻到,从2011年起的六年时间,我们共借过170多本书。

那些读书的日子,呼啦啦便跑了回来。彼时女儿小,我们一起读书,像《夏洛的网》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《海蒂》《小王子》等书,孩子睡后,我也会读,跟着书走进童真的世界,犹如生命温柔的重返,日常细密的烦愁和紧绷的神经,也在文字温情中慢慢化去。

2011年,女儿即将小升初,很多不确定让我心急慌忙的,仿佛天黑了还在赶路的人,烦躁焦虑不时袭来,身体也随之亮起红灯,成了医院常客。一次从医院回来的路上,我们拐进了金陵图书馆。后来,便去得勤了,往往呆上一天,各自看着自己喜欢的书,时光安静得像窗边的云。

有次周末,逢上关于电影的讲座及影片《归来》的放映。看完电影,我顺便借了原版书《陆犯焉识》,看完了又在手机上下载了这本书的音频,上下班路上来回地听,回味无穷。我与书,也在这样一次次的回味中,慢慢走近。书的穿针引线,让我走近张爱玲、老舍和汪曾祺等作家,与他们“对话”,跟着他们的文字起伏跌宕,心底不觉生出很多欢喜。

2017年,女儿上大学后,我因为前一年的一次征文获奖,认识了雨花台区作协主席,跟着他走进一片文学茂林,结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文友。他们不论名家、新人,都带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,笔耕不辍于文字的田园里。这份热爱深深感染了我,我也开始在文学里跌跌撞撞地摸爬,更在文字里找到了出口。在一次读书会上,我鼓起勇气分享了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。我说,人的一生其实是在修心,读樊锦诗的故事,就是看她如何在命运使然的无奈痛苦中,找寻内心的安顿。真实的人生,太多不得已,写满了是是非非的不等式,烦恼会随之而来。如何消解?唯有热爱,像樊锦诗那样沉浸在热爱的事里,才能获得平和与自洽。

读书让我找到了热爱,内心才有所安定。当然,这样的安定不是一蹴而就的,会反反复复,上上下下,进进退退,最终发现归于热爱,方为最好。那一刻,我的耳边似乎传来敦煌九层楼窟檐下的铃铎声,清越悠长,穿过千里风沙,越过漫漫岁月,直入心底。

◇似水流年

草火暖归人

[南京]阳经纬

我总会想起老家的那把牛草火。我的家乡在古城武冈,那里盛产稻米。水稻收割脱粒后,农人们会把一根根稻草扎成一个个小草垛,立在田里或者空地上。十几天后,稻草晒得干干的,再挑回家堆放在屋檐下。干稻草在农村是个宝,铺床、结绳、做草鞋和喂牛,所以乡亲们管它叫牛草。

武冈是高山之间的盆地,水网密布,三面环山,唯东北开阔,凛冽北风会从华北平原经江汉平原、洞庭湖平原一路长驱南下,冬季尤其湿冷。父亲是个泥瓦匠,严寒冬日,他从工地骑摩托回家,被风吹得直哆嗦。停好车,他从草垛里抽出几把牛草点起。豆大的火光顷刻间蹿升成旺旺的火苗,暖意迅速向四周弥漫。如果没有紧要事,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通常会凑上去烤一烤。

父亲烤了正面再烤后背,待脸色稍微红润了些,会跟我们聊聊工程的进展,主人家今天哪个菜淡了,张师傅把墙砌歪了;母亲会唠叨今天母鸡又抱(孵)出了几只小鸡;我们三个小家伙也免不了聒噪一番。吵吵闹闹,一家人完成了一天的总结。几把牛草燃尽,大家脸上泛起红晕,寒气消退得无影无踪。

故乡遥,何日去?大学毕业后,我移居南京,只有春节才回老家,过惯了城市生活,每每回家乡竟不是咳嗽就是流涕。父亲见我畏寒畏冷的,就会叫我去堂屋前,搬个板凳让我坐下,然后点起牛草火。火光中,父亲告诉我这些牛草是从哪块田里挑回来的,那块田是谁插的秧、谁割的稻,今年的收成如何——每一把牛草里都有一段故事。

干燥的牛草,有我熟悉的粗糙软韧的触感,微微散发着土地的清香,父亲用牛草火迎接久别归乡的我,像是一场仪式,让我迅速接上家乡的地气,重新融入这片养育了我、让我无比眷恋的大地。